



【文心雕虫】

水蝎不是蝎

□高祥

周末在水边散步。孩子神秘秘地追上我,说发现了一只怪虫。

怎么个怪法?

“它屁股上插着一根长针,两只前爪像镰刀,身体黑里透黄,漂在水面上一动不动,我还以为是一片柳树叶呢,没想到一下子跑开了”——听着孩子的描述,我搜肠刮肚也没猜出来,到底是什么虫子。

直到一起返回水塘边,七手八脚打捞起一堆水草,在一大把伊乐藻和轮叶黑藻里翻找出那片“柳树叶”,才看清这只怪虫的庐山真面目——原来是水蝎。

水蝎学名蝎蝽,是一种生活在淡水池塘中的奇特昆虫。小时候在老家山溪里,我曾多次见过它的身影,不过那时被它的怪异形状所慑,并没有抓住过。此次邂逅,给了我一个仔细端详研究它的机会。

水蝎背部深褐色,身体扁平,大小与成年蝎子差不多。它的两只前足粗壮,弯刀一般横在身前,再加上尾部拖着一条细长的针管,猛一看可不真像一只可怕的蝎子?

不过,它的两只前足并不像蝎子的触肢一样末端分叉。它的几乎与身体等长的尾巴,其实是两根并拢在一起的呼吸管,唯一的功能是用来呼吸,既不能弯曲,也没有毒囊,更不会翘起来蜇人。

与大多数昆虫不同,它的气门不在肚皮两侧,而是开在尾巴梢上,因此它潜水时间不能太长,需要经常把尾尖露出水面吸气。它的口器如同针刺,一旦咬住猎物就会注入消化液,虽然不是毒液,但要是被它咬上一口,估计疼痛的滋味也很是酸爽!

相对于水蝎,我对蝎子倒很熟悉。小时候在山上,我曾多次抓到过蝎子。蝎子有固定巢穴,白天藏身在石下的窝巢里,一旦被打扰,它就会端着两只大螯、举起带毒刺的尾巴,张牙舞爪进行攻击,样子很是恐怖。

尽管都是肉食性动物,但水蝎和蝎子捕食方式却截然不同。水蝎主要靠伪装潜伏,静待小鱼小虾小蝌蚪等猎物游近,趁其不备猝然出手,伸出两个前爪抱住猎物,然后用口器刺入消化液,一边溶解猎物器官一边吸食猎物体液,从容享受自酿的美酒;而蝎子呢,则是夜游神,它在夜间离巢觅食,通过腹部下方的栉状器感知外界震动,一旦与昆虫、蜘蛛等猎物接近,就用一对大钳子夹住猎物,然后用尾刺注入毒液,致使猎物麻痹或者死亡。

蝎子还是个虐食者,喜欢用螯肢撕裂猎物,先吸点汁儿,吃点肉开开胃,再吐出消化液,对猎物的残骸溶解加工,继而开怀畅饮,大快朵颐。

你看,虽然都冠以“蝎”名,但水蝎和蝎子差别还是蛮大的。它们生活环境不同,而且形态各异,习性也大相径庭,甚至分属不同的种类——水蝎属于昆虫纲,有三对足,成虫有翅还能飞行;蝎子则属于蛛形纲,除了嘴边的一对螯肢和一对长着大钳子的触肢外,还有四对细长的步足。

蝎蝽固名水蝎,实际上被称作“水蝎子”或“水蝎”的动物却远不止蝎蝽一种。

在天津近海,人们将皮皮虾(学名虾蛄)叫作水蝎子,因为皮皮虾喜欢在海滩挖洞隐藏,伸手去

捉它时很容易被它锋利的外壳尖刺扎伤,像被蝎子蜇了一般。

在南方,稻田里常见的田鳖(学名负子蝽)也被称为水蝎,它性情凶猛、体型巨大,成虫一般体长6—9厘米,大的甚至长达12厘米,能攻击和捕食鱼类、青蛙、乌龟甚至小蛇。有的地方还管它叫“咬趾虫”,一旦被它咬中,不光是剧烈刺痛,还会被注射强腐蚀性的消化液,导致被咬处肌肉组织溶解,有时伤口还会留下永久疤痕。

在许多地方,人们还将蜻蜓的幼虫水蜉叫作水蝎。“蜉”字在甲骨文中本身就是蝎子的象形,俗称其为水蝎倒也名正言顺。水蜉以水里的浮游生物、小型昆虫甚至小鱼、蝌蚪为食,尤喜捕食蚊子及其幼虫孑孓。有资料统计,水蜉一年能吃掉3000多只蚊子,虽然长相恐怖,但并不咬人。

以上这些别名“水蝎”的动物,除了田鳖,其他的我都见过。它们外形迥异,但无一例外的,都形貌丑陋、行踪诡异,令人望而生畏,敬而远之。

就像将蝎蝽叫作水蝎一样,人类习惯从自身经验出发,往往对事物的特征取其一点不计其余,喜欢通过类比、联想来为新事物命名。比方,陆地上有蜈蚣,水中同样可怖的就称之为水蜈蚣;陆地上有螳螂,水中形状相似的就称作水螳螂……以此类推,还有海象之与象,海牛之与牛,海豹之与豹,乃至海狗、海马、海兔、天牛等等,不一而足。

实际上,如同水蝎之与蝎子,海兔与兔、天牛与牛各自之间是多么天差地别?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心安理得地继续称呼某种海蛞蝓为海兔、某种长触角甲虫为天牛。如此称呼之时,我们既没有征求过借出名字的兔或牛的意见,又没有咨询过被冠名的海兔或天牛的想法。反正,不管我们怎么叫它,它们都不会跑来我们跟前反驳。

名字是万事万物的身份标识,为事物命名从来就不是一桩小事。孔子说,“名不正则言不顺,言不顺则事不成”。汉代的刘熙则在《释名》中提出,“名,明也,名实使分明也”,认为命名是在明确事物本质、区分名实关系。

被称为辞书之祖的古代字书《尔雅》,2000多年前就对草木虫鱼鸟兽等自然界的许多事物进行命名和分类。一个个不起眼的名字其实是人们认识世界进而改造世界的第一步。

名字既然如此重要,万事万物又是如何命名的呢?东汉文字学家许慎在《说文解字》中说,“名,自命也。从口夕,夕者冥也。冥不相见,故以口自名”。许慎认为,天黑后人们互相看不见,通过“自呼其名”相互确认身份。

人可以自呼其名,鸟兽也可以像《山海经》里描述的那样,“其名自詖”“其名自号”“其鸣自詈”来自报家门。但水蝎之类的草木虫鱼等等,就只能靠人们观其形、取其意或者关联附会来冠名了。

如同对待水蝎,我们常常用过去的认知去投射、标识新事物,并对其司空见惯、习焉不察。但水蝎终究不是蝎,海马也不是真的马。当我们习以为常地直呼其名时,是否意识到这些被指代的事物之间,事物的名与实之间,相差又何止千里万里?

万物不语而万物自在,不赖人赋名而存亡。有时候,跳脱出名字的符号或标签,静下心来想一想水蝎非蝎的小命题,也许才能更好地看待这个世界……

□冯连伟

作家刘亮程曾喟叹:“我没有天堂,我只有故土。”故土,是血脉沉潜于泥土的根柢,其名往往从山峦走势、河流蜿蜒中自然生长而出,或依傍一株古树,或紧贴一道长路。蒙阴县常路村,正是大地深植的印记——村畔那条古官道,六百载风雨斑驳了石痕却未蚀其筋骨,如今化为纵贯村心的205国道,如一条坚韧的脉络,默默丈量着时光的厚度与乡愁的长度。

常路自大明永乐年间便深扎于沂蒙山麓。此地曾是齐鲁分野的古界,管仲脱囚的险途,东蒙秦氏开枝散叶的源头。行走村中,历史的跫音仿佛穿透尘埃而来:“龙泉漱玉”的清响泠泠如诉,“堂阜遗迹”的断壁浸满沧桑,“敖峰卓笔”的孤峰直指青天。堂阜旧址、夷吾亭、齐鲁界墙、王莽点将台……俯拾皆是古迹,是大地珍藏的厚重书页,无声传递着这片热土上那从未枯竭的古老灵息。

然而常路之“常”,其魂魄更在于一种精神血脉的恒久奔涌——那是孝与诚的活水,于时光深处汨汨不绝,浇灌出今日这株枝繁叶茂的文明之树。

酷暑灼人的时节,我踏入常路村。甫一进村,“孝贤门”石匾如一道温润而古老的训诫,无言地迎接着每一位归人与过客。穿过绿竹摇曳的长廊,孝善文化广场出现在眼前。村党总支书记秦立安言语间流淌着孝治的甘泉:“以孝立村,就是要让这千年美德,真正成为咱村不灭的灵魂。”这绝非虚言,孝老敬老理事会如一座精心构筑的桥梁,连接起子女拳拳的孝心与村集体雄厚的支撑:每位老人年收五百元赡养金,村中再添一份沉甸甸的心意——七十老者月增二十,八十长者月添三十。小年之日,新米的清香、菜油的醇厚伴着孝金递到老人手中,暖意融融,足以消融凛冬最深的寒意。村中更设立慈善工作站,无数爱心如涓涓细流自发汇聚。

村委委员李宗华、车元友补充道:“我们为每位银发长者建档立卡,签订赡养协议。孝道在此处,有了制度可依凭的刻度,更有了人性温暖的恒温。”档案卡上细细密密的记录,协议中端端正正的签名,是常路人对“老有所依”最郑重的承诺。

常路孝风的根脉,深扎于带头人秦立安赤诚的心田。村民小组长陈公来谈起他,敬意由衷:“秦书记自己,就是一本活生生的‘孝经’啊!”秦立安母亲罹患癌症动过大手术,归家后每日需精心换药。秦立安恳请护士授业,硬是学会了那套精细而需无尽耐心的护理之术。此后经年,无论公务多么冗繁,他必躬身于母亲病榻之前,为至亲敷药。母亲术后得以延寿七八载春秋,其中浸润的,正是秦立安与手足们寸草春晖般反哺的深情。

榜样的力量,如星火燎原,点燃了村民心中沉睡的孝义之灯。村民小组长陈开平亦受此感召,力行孝道,终在孝河文化节上荣膺“十大孝星”。“过去村



常路常青

【行走笔记】

里也有那手头宽裕却吝于奉养老人的子女,”陈开平感慨道,“如今有了孝老基金,村集体再添一份心意,老人们手里有了暖心的钱,脸上笑成了花。每年小年发钱发物,让老人家提前尝到了过年的甜头。九九重阳,爱心人士牛奶点心堆成小山,老人心里甜,献爱心的人,心里更暖!”

关怀的触角延伸至家家户户。如今,村域环境如画,邻里守望,笑语盈巷。全国文明村、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、全国综合减灾示范村……二十余项沉甸甸的国字号、省字号牌匾,在村委的墙壁上静静排列,每一块都折射着时代的光泽,无言地印证着一条古老村庄如何在时代的浪潮中踏出坚实的步履,迎来属于自己的风华。

夕阳熔金,为孝善广场上每一寸石板、每一片雕花镀上温暖的余晖。我凝望着白发长者于柔光中舒缓地打着太极,衣袂飘然;稚子童音清脆,于孝经墙下一字一句诵读着古老的训诫。这孝诚之火,早已从常路的砖瓦缝隙间苏醒,在常路村的胸膛里,灼灼不熄地燃烧、传递。

沂蒙精神的魂魄,不正是这样淬炼而成、生生不息的吗?它源自历史的烽烟与脚下的热土,深深扎根于今日的沃野。常路村的孝诚之风,便是这精神传承中一股清澈的泉流——它由无数平凡心灵最质朴的善念汇聚,历经岁月的冲刷,终成滋养一方、映照时代的道德力量。那流淌在血脉里、镌刻在村名中的“常”字,在时代的阳光下,正焕发出新的生机:这条路,连接着厚重的过往,更通向无限的未来;这颗心,始终如金石般赤诚;这份魂,在时代的风中吐故纳新,让沂蒙山高水长的精神命脉,永续不断。